



晦庵先生朱文公大全卷五十七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一之撰

疑問兩條至誠之說固難躡等遽論喜於四子後序中已略言之矣不謂性命集注其明恐未詳考之過宜且平心寬意及復玩味必當自見或與朋友講之亦必得其說也

答林一之

所示疑義悉已附注鄙見於其下大抵向來見賢者言語論議頗多繁雜牽連之病今者所示亦復如此此是大病須痛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內看並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養氣一章却條暢所以如此只為

此章不雜其它說支蔓耳此得失之證甚明不待遠求也

答林一之

二解垂示足見別後進孝之功悲沉亡膠未暇細考然其
大指似已多得之矣但西銘中申生伯音事張子但要以此
此心而事天耳天命不或自無獻公吉父之感也集注所
疑亦其精密但天之生物不容有二命只是此一理耳物
得之者自有褊正開塞之不同乃其氣稟使然此理甚明
程張論之亦甚詳悉可更詳考當見其意告子之失乃是
不合以生為性正是便認氣為性故其稟不能不同此亦
當更細消詳也二十五畝為貢恐是印本多二十字此眼
前事不應如此之誤至如實皆什一之說記得亦用廬舍

折除公田二十畝如先儒之舊但此却只說得百畝而徹
耳七十而助之法則須就公田七十畝中剋除廬舍而實
計則亦可揆成計一注中必是不曾說此一節此間無本
檢不得然此亦是大槩依約不見古法果如何且當取其
大指之略通可也如來喻商人以七畝為助此語亦踈蓋
貢助異法貢則直計其五畝之入自賦於官助法則須計
公田之中八家各助七畝只得五十六畝其十四畝須依
古法折除一家各得一畝若干步為廬舍方成八家各助
耕公田七畝也如謂熹說商人九分取一除廬非則為十分取一
恐亦非熹本文商人九分取一除廬非則為十分取一如
前所云固自分明周人則鄉遂溝洫用貢法而自賦自不

妨十分取一唯都鄙井田用助法則為九一然如前說其
其慮并則亦不害為十之一矣周人未嘗專用九一也張
子遺法不可見李泰伯平土書集中有之亦不在此然此
等姑緩之亦無害正唯義理之大原與日用親切功夫不
可不汲汲耳

答李堯卿

示及疑義已悉奉報但恐且當擬見成文義反復玩味自
見深趣不必如此附會立說無益於事也安卿書來看得
道理儘密此間諸生亦未有及之者知昏期不遠正為得
門之慶區區南官亦喜為吾道得此人也鄧守下車既久
諸事當一新鹽菜已囑鄭丞趙糾言之未知能勇為否

所示鬼神之說甚精更宜玩索使凡義理皆如此見得有
分別而無滯礙則理其可窮矣但所云非實有長存不滅
之氣魄者亦須知未始不長存矣

答李堯卿

集注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妄意未愛屬乎情愛乃仁
之一事理屬乎性而理乃仁道之大全故愛不是仁而
愛之理則仁也理者性也愛者情也心皆主之則仁豈
非心之德歟

愛之理所說近之心之德更以程子穀種之譬思之

道千乘之國章集注謂五者相承各有次序不審相承
之意果如何

此等處須着有能如此後方能如此之意又看有能如此後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復推之乃見面折

王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為尊以主為卑何也宗廟之祭設尸謂以人類求之五祀有尸其義如何

不足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者常處耳據禮家說祭山川亦有尸其詳不可考矣

論韶武者大槩不出揖讓征伐二條程子則兼大傳為說

不惟大傳之說不足信但看兩聖人事業氣象自是有等

在 在如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地位終是覺得有痕迹

樊遲問知告以敬鬼神而遠之在三代之時民間所謂鬼神士則有五祀與其先祖此樊遲之所當祭想無後世之所謂淫祠者告以敬而遠莫只以五祀為戒也

鬼神固不謂淫祀然淫祀之鬼既不當其位未能除去則亦當敬而遠之耳

先生答安卿忘食忘憂是逐事上看一慣一樂循環代至今略借一事明之學樂至於三月不知肉味此發憤忘食底意及其得之深乃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此樂以忘憂底意其言不知老之將至蓋謙已勉人耳觀耳

順從心之年樂且不可得而言況所謂憤耶
說得之然亦太拘滯矣須看它立言意思如
此泥著也

明道先生云百官萬務金華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
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竊意萬變乃人之萬變
在吾心實無一事吾之所以為心者蓋無入而不自得
之所以為心者如何而能無入而不自得此意會不
可只作閑話說過便休也

太王有醫商之志而太伯不從莫是翦商之事在我雖
不從而難必於後人若不遜位而去則又兄弟爭國違
父之命已先失德此所以固讓也太王既有避狄之心

又萌翦商之志莫是以其理與天命推之知商之必亡
周家必興耶

太伯只是不欲為此事耳今亦未見其曲折不須如此穿
鑿附會也

成於樂是古人真箇學其六律八音習其鐘鼓管絃方
底於成今人但借其意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
實樂斯二者亦可以底於成否

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故曰
今之成材也難

子罕言利程子謂計利其害義害義則勿道可矣罕言
何也

有自然之利如云利者義之和是也但專言之則流於貪欲之私耳

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在門人莫不知有此學惟顏子獨於博約之間有所進存所得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它僅可以弗畔而已此門人之所以不可企及也

此說得之

升堂摳衣用兩手則手中無所執矣若有贊父執圭則升堂有不必摳衣但防其不至攝齊否執圭而升則足縮縮如有循自不至攝齊矣

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莫是心與手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

得之

明衣之制

未詳當闕

答李堯卿

栻說幸趙伯循謂嘗太廟以周公為始祖以文王為配趙莫只是以意推之否

春秋纂例中引證甚詳

每事問之義如何

蓋平日講孝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

比干之忠方始謂之仁然亦只是一事之仁
詳味孔子之言比干恐不只是一事之仁

祭有小大有天地之祭山川之祭社稷之祭又有所謂五祀之祭及先祖之祭不知隨其大小各有其神耶抑天地間只一理感通耶竊嘗思其說天地之間自其成形而觀之或小或天不能無別故王者既為天下之主則天地之大王者當之故王者祭天地而推之諸侯為一國之主則境內之各山大川諸侯祭之士為一家之法則家之有門戶中雷之屬為士者祭之若夫社稷則

專為民而設凡有土有民者莫不各有所建社稷而祭之必有祖而祖在所祭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有先祖之祭若論小大之制則因王公士庶而為之等差其祭秩不能無分別也若論其所以致祭之理則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誠之不可揜也則上而王者之於天地下而士庶之於五祀祖先其感通只一理耳上祭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即此而推天地精神便是王者精神其鬼神之神德感通之理不容有所分別也妄意推求不審是否

大槩如此然更有分別曲折處宜詳味之

三代革命何故要改正朔夏時既正必欲改之商周無

乃好異而未盡相承之義春夏秋冬以成一歲此時序之正必欲改之無益於事祇見亂天時耳其改之之義謂何

改正朔所以新民之耳目古人蓋有深意而子丑之月亦有可為歲首之義

孔子於定公時隳三都欲收其甲兵孟氏不肯隳郕圍之不克聖人奉事自是精審何故郕不肯從命及圍之又不可克何也

三都當隳是時又有可隳之勢故因而乘之孟氏亦非不肯隳但其守者不肯因喚醒了孟子耳

某往年與先兄異居不知考禮經輒立家先龕子不知

用古尺只用五者尺頗長大伏承合誨云而今不可動先兄去後合姪承祀祭祧高祖而祀先兄為禰某上闕高祖之祭下無禰祭於心實不安欲於時祭畢移饌二分祭高祖於某家某主之遇當祭禰之月亦欲私率禰祭如何若率此二祭又成支子有祭廢子祭禰於禮經不合

此事只合謹守禮文未可遽以義起也况有俗節自足展哀敬之誠乎

墓祭之禮今舍姪主之不審於親盡之墓合祭否

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

自高祖至禰忌日之六服飲食當如何

橫渠忌日衣服有數等今恐難遽行且主祭者易以黻素之服可也

答李堯卿

前書所喻大亨改字夔已報方簿矣鄭氏註不必去亦無害也盡字固可兼得切意然切字却是盡於內之意若只作盡字須兼看得此意乃佳耳康誥小序以為成王封康叔之書今考其詞謂康叔為弟而自稱寡兄又多述文王之德而無一字及武王者計乃是武王時書而序者失之向來於或問中曾有此一段後堯其非急遂刪去之今亦不必添也但存此一句讀者須自疑箸別去推尋也

答堯卿

或問所釋致知率程子五條於格物之則莫是格物致知亦難截然分先後故一表說去否

格物致知只是一事難分先後

窮理率延平先生說推其意亦不出於程子謂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有所不逮者莫是延平窮一事必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若偶於此一事尚未能遽爾融釋是終為此一事所拘不若程子云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或先其難此更是所不逮處否

程子之言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功夫不專一也

窮理之孝於六十四卦大象便是貫通處否
貫通須是無所不通如此說却拘束了

經文先從明明德於天下節次說來說至下工夫之處
始謂致知在格物又從格物知至節次說去說至成功
之終處謂天下平所以如此反復推說者欲人知夫進
功之序則不可不勉又知夫成功之終則不可不至於
傳之十章則專以進功為言蓋進功之序在孝者當深
知其然則成功之驗自可終耳此傳文釋經之意也
此說得之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
之氣莫是那相關不斷底意可以見浩然者本自聯屬

又交花對語便是無不慊與不慊底意否

只是大意如此難似此逐字分析也

仁聖通上下言聖則造其極孟子於三子清和任各以
聖言之此語涉於通上下否

三子清和任正是造其極處

天地之塞吾其體云云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

與天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
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

塞字意得之

答陳安卿厚

仁字近看未審認得意是否請質諸明訓之下夫仁者

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為心者其躰則通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為性情之主即所謂乾坤之元者也故於此語其名義則以其冲融涵育温粹渾厚常生生而不死因謂之仁人惟己私蔽之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遂頑然不識痛痒而為忍人人之所以躰乎仁者必此身私欲淨盡廓然無以蔽其所得天地生物之躰其中真誠懇惻藹然萬物之春意常存徹裏徹裏徹巨徹細徹終徹始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匝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如一元之氣流行無間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躰而無愧若一處稍有病痛一微細事照管不到一頃刻稍有間

斷則此意便私私意行而生道息理便不流通便是頑寐絕愛處烏得渾全是仁如人之一身渾是血氣周流便是純無病人纔一指血脈不到便是頑寐不仁處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則微有少違然當下便覺融融化依然復不見其違焉竊意三月之內渾是中心安仁底氣象三月之後便是勉而中否

中後又不須勉但久則又不免於有違耳

志寧是於斯道方識得大綱大躰其心一直向乎此以求之視聽寢食講論思索無時不念念在此更不參差插雜轉慮却顧遲回於大理人欲之間而不決此即物致知用工處也立是於大綱大躰已把得定確然有

主於中持之堅守之固而不為外物所遷奪此即誠意
正心脩身用工處也不惑是於大綱大躰中又極節自
織悉皆昭晰明徹灼然真知其蘊而無一理之或疑矣
此即物格處也知天命是又總其精粗大小根原所自
來處全躰廓然洞明而會萬理於一本矣此即知至處
也耳順是我與理一徹表裏無間隔遠道聲纒入心
便通不待吾有以聽於彼凡入吾聞者無非至理精義
此又物格知至之熟處也從心則心躰渾淪是義理如
一團光潤良玉如白鍊明瑩精金至是則非由我矣凡
有動皆隨心之所之行便行止便止喜便喜怒便怒慤
隱便慤隱羞惡便羞惡無不從容大道上行而莫非準

繩規矩之至絕不容一毫有我於其間此又意誠心正
自修之熟處也不審如此分別得否

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効不止是用工處不惑知
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耳順則所知
又至極而精熟矣餘則來說得之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據其妻太叔事亦大節目處悖理
傷義如此其它更不足道矣孔子却不沒其善而許以
好孝下問何也恐此句直就問謚處說當時人作此謚
其本意所取者在此故特因其說而言之亦姑語其大
槩而已非羨其有是善而許之否

此章固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

此天地之量也

陳文子棄馬十乘章集注云去之它國不能審度輕重
輕重何所指

陳文子以崔子弑君而去齊可也它邦未有是事乃以為
猶崔子而去之所謂不審輕重者此也

用思可矣只是就季文子身上行事處說在季者窮索
理義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愈深而愈精豈可以數限
而君子物格知至者萬事透徹事物之來
從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其思不審此語只是文
子事抑衆人通法皆當以再為可耶不容有越思耶而
知程子又何故只就為惡一邊說也

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况未至此又
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為衆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
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有人實無憾朋友之心但於日
間合用之物貧無財置之也艱故或敝則闕其用亦不
能怱然忘情於是物而不為之嘆惜不審此於無憾意
有妨否

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敝之物亦非賢達
之心也

可也簡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上句可使南面亦
有可字此可字乃實許之與不可字意不同不審以何

別

可字單猶與下文有所指者不同

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否

較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為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

於憤忘食是始者著力去求之時樂以忘憂是後來有得而安之時二者先後自不同而氣象亦自不相並按集注意是二者齊者力到老如何是二者之辨處恐在卒者於此有先後之截而聖人生知安行徹如徹終渾

是如此將那箇截做先將那箇截做後但以其序而言則且如是分別否抑嘗玩味此章三句固是謙已勉人如此然亦可見聖人之心別無它從生至死全渾淪在義理中相與周流不少離而身出事物之念皆灑然不疑於曾次也不審是否

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來喻未然而集注亦未盡也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蓋曾中和樂然後於食能甘羨而飫飽臨乎哀戚之地此

心為之感動而吾之哀樂亦興然於食蓋不下咽矣豈能甘美而餒飽也哭者哀之至事死而至於哭必其情之厚者非尋常行弔比也其思感傷悴中情之所形必不能頓然遽釋於一哭之退而便歌樂此二者皆天理自然而然真情自有所不忍處而非人所強為者聖人但由天理行順之而不逆耳是謂情性之正本中而達和而仁之所以流行者也然質之日用間則此事更有曲折如臨乎有喪者之側主人固留飲或辭之不得或與長者同行長者留則少者有不得而辭者辭以實則形主人之非禮辭以疾則偽難拚力辭而峻拒則反恐拂情而近於硜硜之信果不知如何為當其有情輕不

至於哭但以尋常行弔者恐亦不能終食之間不化或感物而笑樂或燕會於它所與天送人之葬而與飲酢燕賓等類不審有妨無妨如何若謝氏此章之說其末意恐於情厚而當哭者則未穩否

聖人情性之正當於哀未遽忘處看謝氏乃以忘處為正豈習忘養生之餘習耶聞韶忘味之說亦然恐皆過矣所喻行弔而遇酒食此須力辭必不得已而留亦須數辭先起不可醉飽

程子曰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又謂命為中人設上智更不言命然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公伯寮其

如命何皆斷以命而安之之辭何也命遇之說望為詞

示
三語皆必其不能為害之詞與不得已而聽命以自安者
不同也

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
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已
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為尊而兄弟為卑
在叔齊則其父子繫於已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
則天倫為重而父子為輕否

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
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

是伯夷叔齊得之矣胡氏春秋後有護始例說得好

子路請禱集注率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程子曰禱者
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范氏亦曰子之於父臣之於
君有疾而禱禮之常也然世俗纒疾病則廢神不禱廢
祀不脩此乃燭理不明而惑於淫淫不知死生有命在
天彼沉寃滯魄安能壽之而安能夫之是特鄉閭庸夫
庸婦鄙陋之見耳今子路如此率而諸家如此說則亦
有此理而或可為之耶

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士則五祀
是也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故孔子不以為
非而但言不必禱之意

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
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嘗在懷但不戚戚發路也若終其
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胷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
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
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
又為如何

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
耳

君子於其所當怒者正其盛怒之時忽有當喜事來則
如何應將應怒了而後應喜耶抑中間且輟怒而應喜
喜了又結斷所怒之事耶抑當權其輕重也

喜怒迭至固有輕重然皆自然而應不暇權也但有所養
則其所應之分數緩急不失輕重之宜耳

先生嘗說善人不足任道猶者剛介有守有骨肋做得
事如曾子孟子皆過於剛如文帝是善人只循循自守
武帝有猶底氣象足以大有為又嘗說孟子比原憲猶
介謹守有餘然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做得事其說
猶字意不同何也

狂者志高可以有為猶者志潔有所不為而可以有守漢
武帝不是猶恐聽之不審也武帝近狂然又不純一不足
言也

為善則福報為惡則禍報其應一一不羞者是其理必

如此抑氣類相感自如此耶

善惡各以氣類相感而得其應便是理合如此

淳向者道院中嘗問未發之前是靜而靜中有動意否
先生答謂不是靜中有動意是有動之理淳彼時不及
細審後來思之心本是箇活物天發之前雖是靜亦常
惺在這裏惺便道理在便是大本處故謂之有動之理
然既是常惺不恁地瞑然不省則謂之有動意亦豈不
可耶而先生却嫌意字何也恐意字便是已發否抑此
字無害而淳聽之悞也凡看細微處恐易差更望示教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人心是箇羣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然然未發

中固常恁地惺不恁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
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
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瞑萬事不知不省
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
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
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以何為
驗也

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
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
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
昏禮用命服程子常論之矣然以得為悅言之恐涉於

以利言也。若其意在於為悅，則終是令人有作容不審於禮果合如何。淳正月欲行親迎，欲只用冠帶如何。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為正。

答陳安卿

大學舉吾子有五章來教云：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功處不。或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於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淳竊疑未立者，確然堅固不可移奪，固非真知不能然。此時便謂物已格，知已至，恐莫失之大快否。又事物之理精微，眇忽未至於灼然，皆無疑惑。萬理根原來處未

則見天命流行全體，安得謂之知已至。曰：所知日進不已，則是目前猶有可進步，又安得全謂之至而耳順。又云：所知至極而精熟，又何言之重複。而集注於耳順條方云：知之至又何也。凡此皆淺見未喻抑此之旨。在聖人分上言，則聖人合下本是生知義理，本是昭著自兒童知已至極，本無疑惑。天命全體本無蔽隔，當入大學則亦漫勘驗其所以然，隨眾做些小致。知格物工夫雖做此工夫，而與眾超越云云。若以孝者為孝之序，言則自其至孝時方一一做致。知格物工夫以考察夫義理積十五年之功，至於確然有立，特是亦真有所知。然後能然，未可便謂物已格，知已至。

細思此意只得做事者事看而聖人所說則是它自見得
有略相似處今窺測它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兩字發
明一貫之妙今豈可謂聖人必待施諸已而不顧然後勿
施於人也然曾子所借猶有跡之可疑此則全不可知但
孝者當以此自考耳

來■孔文子章云此章固因論謚而■人有一善之
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淳謂自聖人平心
泛論人物言之則凡有一善之可稱雖元惡大憝亦必
取之如天地之量無所不容自孝者精考人物言之則
聖人所取之善當實跡以為法而其不善則亦當知所
以自厲

大槩是如此然不必說得大過却覺張皇無涵■意思
再思可矣再字未詳如何方是一番思如何方是再番
思

事到面前便斷置了是一番思斷置定了更加審訂是第
二番思

相魁其予如何匡人其如予何公伯寮其如命何來教
云三■皆必其不能為害之辭與不得已而聽命以自
安者不同淳竊謂一語皆是必其不能為害之辭比便
是聖人樂天知命處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
忌顧慮之意雖曰命而實在主於理渾不見有天人
辨彼不得已而聽命以自安者本不顧夫理義之當如

何但以事勢無可奈何遂委之命以自遣而實未能自信乎命與聖人之所謂命者自不同程子所謂命為中人設即此等所謂命耳故在聖人分上則此等命不足道也則是聖人之所謂命與常人之所謂命者事同而情異焉不審是否聖人所謂命者莫非理

上一語是聖人自處處驗之已然而知其決不能害已也下一語是為子服景伯等言知其有命而未知其命之如何但知公伯寮之無如此何耳

來教論夷齊云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便利處退後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溥詳此竊

謂諸侯繼世再問子路請禱

大槩是如此但推得太支蔓如云禱爾于上帝于神祇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于皇天后土也

又嘗疑集注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人自語也聖人之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不審此問少曲折更如何

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諉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揜者

小孝載庾黔婁父病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數日而

愈果有此應之之理否

禱是正礼自合有應米可謂知其無是理而姑為之

來教云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
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
清而寐濁寤有生而寤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
而言之淳思此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
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
之所會而為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
故神運魄隨而為寤夜則陽伏藏而陰主靜故魄定神
蟄而為寤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躰燁然呈露有由衣
之可尋如一陽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

為有生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躰沉然潛隱悄無蹤跡
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
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為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
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亦未嘗无
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
之所以為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
而為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為陽之陰也寐
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為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
之靜而為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与惡者
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与妄應者又動
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中有正与邪者又靜中之動陽

明陰濁也無夢而易竟与雜竟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与衆人則同而所以為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孝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

得之

宰予晝寢云云予雖非顏閔之倫而在聖門亦英才高弟皆聖人所深屬意者而予懈怠如此故云云

孝者自是不可懈怠非有已前許多說話也

又前段云吾職分已脩而吾事業已畢乎吾生以已足而吾將俯仰無愧一云云

義理無窮若自謂四事都了而可以自安則雖不書寢而已為懈怠矣此段大支蔓語氣頓似張無垢更宜收斂就親切處看此事可否兩言而決耳何用如此說作耶

仁者先難而後獲先難克已也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已私愁此仁者字非指仁人而言語脉猶曰所謂仁云者必先難後獲乃可謂之仁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語意正如此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已無私求示數卷此一樣病痛時特有之

又集注曰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處下心字是如何豈此處便已是仁者之心耶抑

求仁而其心當如是也曉此字未徹

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之

又呂氏四句正是解此章四句然不憚所難為一句似亦只說得先難意而後獲意思不切如何

當時本欲只用呂說後見其有此未備故別下語又惜其語非它說所及故存之於後耳

述而第三十二章既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許而第上甲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集注又謂皆我所不能有或者疑聖人之意不應如此相反欲以第壹章亦為自許之詞而何有於我哉只謂其何但我有此衆人皆能如此度前後意不相背薄為說以破之曰聖人之言各隨

所在而發未嘗參差挿雜當其有稱夫子以聖且仁者故夫子辭之而不敢當因退而就夫為之不厭誨之不倦以自處此是為謙之意是辭高而就卑也及人以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上事歸之夫子則又辭之以我所未嘗有此時為謙之意是辭其有能以就無能也二處之言雖相讓而意之所主各自不同

不居仁聖已為謙矣以學不厭誨不倦為無有又謙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謙之謙也蓋聖人只見義理無窮而自已未有未到處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

論語或問說相離康人不能違天害已處

此問病處亦與書寢章相類

聖人既知天生德於我沒無可害之理矣而避患又必

周群謹密者何耶云云此身為天地附託至重云云

患之當避自是理合如此衆人亦然不必聖人為然也

君子坦蕩蕩坦蕩二字只相連俱就氣多說只是曾懷

平坦寬廣否抑坦字就理說由循理平坦然後曾懷寬

廣也

只合連說看下文對句可見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集注云盛德之容中正和

平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為陽而下

三截為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為陰而下三截為

陽亦似有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

可得而指孝者強為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

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

有成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

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

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

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

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

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

者也
此說推得亦好

泰伯之事集注云云當時商室雖衰天命時勢猶未也
大王乃萌是心睥睨於其下豈得不謂之邪志泰伯固
讓為成父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後
人何以為至德集注所謂無至公之說又果如何
窮商乃詩語不從亦是左氏所記當時必有所據看書中
說肇基王之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則可見
矣此聖賢處事之變不可拘以常法處而太伯之讓則是
守常而不欲承當此事者也其心即大齊之心而事之難
處則有其焉尚以成父之邪志責之誤矣

以能問於不能章集注採尹氏幾於無我幾字只就從
事一句可見邪抑併前五句皆可見邪犯而不校亦未
能無校此可見非聖人事
顏子正在著力不著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又只就從事
上看便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之云也

篤信好孝猶篤行之云不是兩字並言既篤而又信否
集注云篤厚而力也何謂厚而力只是其心加隆重於
此而又懇切於為之不輕信而又不苟信否

篤信只是信得牢固不走作耳未有不輕信苟信之意不
輕不苟却在好孝上見

泰伯第十六章蘇氏有是德無是德之說所謂德者是
原於天命之性否

德字只是說人各有長處不必便引到天命之性處也

恣而不原恣字何訓或謂謹恣則有不放縱之意或謂
恣恣則有朴实之意二說各不同不審其義果如何第
十七篇鄉原章亦引荀子恣恣之說

二說無甚不同鄉人無甚見識其所謂原未必其原乃卑
陋而隨俗之人耳

集注又曰侗無知空空無能竊意侗者同也於物同然
一律真無識別是猶是也非猶是也空者空也空而又
空是裏裏俱空無寸長之實

此亦因舊說以字義音韻推之恐或然耳此類只合大槩
看不須推究也

食不求精膾不厭細是注云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

是也竊謂善者微有未精善者則有嘉善之意此不厭

但不嫌遠而已蓋聖人平日簡淡

以下文推之聖人凡事子細初無簡淡之意若如所說則
記者當云膾不厭粗食不厭糲乃為正理不應反作如此
說也

不得其醬不食集注云惡其不備也竊疑惡子太重似
見聖人有意處

惡其不備非惡其味之不美但忘其貪味不苟食耳

集注中仲尼不易為天子何也若如中庸第二章所辨
則恐在當時為可耳

不曾如此理會恐亦不須如此理會也中庸或問乃為近

年有以此疑中庸非子思之作者故及之耳

文之為說大要只是有文理可觀之謂蓋凡理義之載於經籍而存乎事物之間與夫見於威儀華采而為盛德之輝光形於禮樂制度而為斯道之顯及所引為有文理之可觀者皆是云云

物相雜故曰文如前所說是也如下面分別諸說則恐未然如曰則以孝文何以見其不為威儀華采禮樂制度耶大孝疑或問云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近改物字作類字藉意類字意不重疊而字似少開不若只依物字

回來改此類字蓋為下文專說人之明德故不可下物字

若作物字即須更分別人與物之所以異乃為全備近已如此改之矣

或問云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若已無甚間隔猶疑若已字辭止恐未明白

若字意字分明未是真無間隔也

格物章或問云其所以精微要妙不可測度者乃在其真積力久心通默識之中此句曉之未詳

此處細看當時下語不精今以改定

或問又曰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此句曉之未詳不審此只是方其正一一格物時猶可勉勵用工夫以格之如所謂豁然貫通處則必真積之

久從容涵泳優游純熟不期而自到非疆探力索可疑
議以至耶抑是既是豁然貫通地位便是真知透徹云
云若於此而猶用力思索便是沛然自得

前說只以文義推可見何待如此致疑耶

或問所引書降衷以下入言雖皆所以證天理而其相
次莫亦有序不曾試推之降衷自天賦於人而言秉彝
自人稟於天而言衷者理之至善而無妄也彝則堯之
一定而有常也常即善之所為因有是善故能常衷者
統言彝則指定言此一句方卒其大綱而下文則詳之
天地之中統言天地間實理渾然大中無所偏倚為萬
邦之極而萬物之生莫不以是為樞紐也此此所謂衷

則又加確矣天命之性指是理降而在人為賦生之全
體而性則實即夫天理之中而非有二者是二言者一
言天一言自天而人又所以兼明夫天賦於人而詳其
降衷之意也仁義之心仁義乃即天命之性指其實理
而心則包具焉以為身而主於身者也此比所謂彝則
又加實矣天然自有之中又細言是理之散於事物之
間莫不各有常然一定之則無過無不及皆天之所為
而非人之力量者而其實又不外於其心此二句又就性
而言合衷彝而結之蓋萬物雖各有當然無過不及之
理然揔其根原之所自則只是一大本而同為一理也
此理人物所共由天地間所公共所以謂之道而其身

則統會於吾之性非泛然事物之間而不根於其內也
竊疑此下更宜以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以包天人事
物身用動靜內外終始一貫為說以於人言之下其意
尤為圓而不之取不審何也

當時只以古今為次第未有此意周子語意差遠故不得
引以為恐證却費注解也

延平格物之說原其意亦自程子說中得之云云又嘗
疑前面反復論難專以程說為主蓋不可以復加矣至
此段引延平說則又曰有非他說所能及未易以口舌
爭其辭似抑揚抵昂有左程右爭別立一家之意
它說是指門人說語意自明何疑之有

傳言謹獨正說誠意著工夫處說或問又就意已誠之
後說夫意之誠者既無所不盡真能慊快允足仰不愧
俯不忤到此地位其勢決然自不能已矣而猶曰不敢
弛其謹獨之勞焉所以防憲省察使其日新又新而不
至於間斷何也恐此時所謂獨與向時所謂謹獨者大
不同

兩說不見其不同但說到此恰好着力不可間斷耳
絜矩或問云各得其分不相侵越廣狹長短平均如一
此四句曉之未詳

所惡乎左便是左邊人侵子自家左邊界分而我惡之故
我亦不以此侍右邊人而不侵他右邊之左如此方得左

邊界分分明又以所惡乎右者度之方得右邊界分分明
上下前後亦莫不然則四至所向皆得均平而界分方整
無偏廣偏狹之病矣

作新民是成王封康叔之語而或問中曰武王何也

此書序之誤五峯先生曰言之舊有一根辨此後以非所
急而去之但看此與酒誥兩篇只說文王而不及武王又
曰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武王自稱猶人云弟兄則可見矣

周公所基一節是錯簡

又雜疑中庸序曰人莫有不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
心人心只是就形氣上平說天生如此未是就人為上
說然上文又曰或生於形氣之私乃却下私字何也私

恐或涉人為私欲處說似與上智不能無人心句不相
合不審如何

如飢飽寒燠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骸而它人無與焉
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
壽母生朝及大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侔詞恐非先生
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為父
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不然恐為此則是人
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礼事其親以非礼待於人也其義
如何

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颺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

各不同也

程子以心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白蓋上心字即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即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為一身之生而人心其聽命也不審是否

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

貧者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許度繁約而為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已與不利便於已得利便則為之不得則不若為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

同否

當為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中庸尚綱條以為已立心明之象不審如何以為已立心明之象莫是有美在其中只要自溫好不用人知否此說得之然更宜詳味

答陳安卿

泰伯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嘗因是而推設使文王當武王之時則革命之事亦為之否乎武王與文王之地則服事之禮亦如文王否乎竊恐此處皆繫乎天不由乎人使天果欲有為則亦不容文王不欲為天

果未欲有為則亦不容武王必欲為聖人之心廓然太
公如衡之平彼此一無所偏惟其來而順權以應之耳
初何容心預安排指擬於其間文王武王易地則皆然
不審是此非本章正義世欲因張子謂一日天命未
絕則為君當日天命絕則為獨夫天命絕否視之人情
而以不審一夫之心未解還得為天命猶未絕否抑許
太公天下之命豈偏在一夫上到此則聖人用權之地
惟幾微義精者乃可以決之自不容以常法論也
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謨然無心於天下
歛然終守臣節即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然此等處正夫
子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不食焉肝求為不知味也

高堅前後大槩只是譬其無階可升無門可入無象可
執捉也然而考其高堅前後之實然亦不外乎日用行
事之近即是日用間事但其理如是之高堅玄妙耳高
是理義涼頭上達處如性天道堅是理義節會難考處
如數端參錯前後是理義變化不居處仰者望而冀及
之貌鑽者鑿而求過之意瞻則是之方微見也忽則視
之又未定也此正用二憤悶艱篤之際而萬疑畢湊欲
融未融之時也所謂欲罷之意亦易萌於此矣而夫子
在前却循循善誘不函不徐而教有其序既博我以夫
使我以禮使其知而無一理不洞研諸心又約我以禮
使我有以會其極而無一理不實踐諸已至此則堅高

前後之旨趣要歸亦不外乎其中而有可從升之級有
可從入之門有可執守之象矣是以日益有味而中悅
懌雖欲罷而自不能已於是又即仰鑽博約之功所未
精密而猶可以容吾力者一一極盡更無去處然後向
之所以為堅高前後者始瞭然盡在目前如渠決水通
大明之中睹萬象真見其全弊之實卓爾置立於其所
昭著親切端的確定而無纖毫疑礙遺遁之處矣然欲
更進一步實與夫子相從於卓爾之地則無所田蓋前
此猶可以用力此則自大而趨於化自思勉而之不思
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之所能為矣
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

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不審是
否

卓爾即是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如巍巍
高底今從頭徹底皆分明卓然盡在目中無有遺遁節會
堅底今皆融泮自成條理卓然森列於中不容紊亂前後
捉摸兩不定者今則前者灼見其卓然在前不可移於後
後者灼見其卓然在後不可移於前不是高堅前後之外
別有所謂卓爾者也

諸家多以前為過後為不及恐無此意前後只是恍惚
不可認定處將以前者為是耶忽又有在後者焉而前
者又似未是皆捉摸不著若見得端的時皆是時中無

過不及諸家又以卓為聖人之中卓却是中然亦恐未
可便說中則卓字意又看不切矣

此說甚善音聞李先生說此章最是天子循循然善誘人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至親切處其言有味前後固非專指
中字然亦彷彿有些意思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嘗因是推之道無一息之停其
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
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
軀常生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一非天理流行而無
少息故孝是道之全而言之合天地萬物之心萬事統
是無一息之軀分而言之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

道之軀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具道之軀也純亦不
已者聖人之心所以與天道一軀也自強不息者君子
所以學聖人存心事天而軀夫道不審是否揚氏此章
說亦猶解中庸說死而不
亡之意皆是墮異端處
此亦得之但范氏說與道為軀四字甚精蓋物生水非
道之軀乃與道為軀者也可更詳之

孝道立權章集注舉揚氏曰信道篤然後可與立且篤
信氏好孝以前事既篤信而後能好孝也今此於既孝
適道之後却言篤信何也恐信字徹首徹尾不可分先
後如篤信而後好孝者方只信箇大槩既孝之後而又
信道篤者是真知而信之所信意味自不同其言各有

主而此意所引篤字又應立字為切否

信道篤三字誠有未盡善者

鄉人難古人所以為此礼者只為疫癘乃陰陽一帶不和之氣游然非有形象附著人乃天地精氣所會故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則志帥充實精氣彊壯目無疑忌怯憚而有可勝之理否但古人此礼節自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為者

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

顏子無所不說與終日不違聞一知十語之不惰等類若以知上言之則此時方只是天資明睿而孝力精微於聖人之言皆深曉嘿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

不達猶未得全謂之物已格知己至而後其本心光明知齊之全躰處蓋是時猶有待聖人之言故也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

恐是如此

鄉黨瓜祭陸氏謂魯論瓜作必而季氏一篇又是齊論則今此書非漢時魯論之篇乃後世相傳集三篇皆有

混其間否

此雖非大義所係亦當知

何晏云云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然今不可得而分矣舊亦嘗病其如此矣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未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自天道言未發之前聖與愚同此一大本末未有是四者之事而均涵是四者之理及其發也衆人之所自然中節處亦宛然是本底形見亦與聖人底無異自人道言則聖人未發全醒定既發則全中節衆人未發則本然底固在而瞋然不然其發則雖有中節時節而其不中者多矣如中庸此節四句據本文正義恐只是推性情之本統就天道言若上文兩節乃是就人工夫言所以存中和之用而下文一節則工夫之極又所以致中和之用也然或問中曰以其天地萬物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則此

處又不特是未分不在其中矣

既云大本達道則無一物不在其中矣

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為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測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測隱者理也蓋在中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為是事外不能為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為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測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禍木死灰理為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公當為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以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為悖天理

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一就合做底事
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測隱與夫為父當慈為
子當孝之類是也泛就事中又細揀別其是非非
當做與不當做處如是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倪
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為理非
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
不聽則為非理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測
隱者皆天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見然非有一毫人為
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它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
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亦
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

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
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
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
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
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
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
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正就事言者
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為有力所以大孝章句或問
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為言亦此意孰則其餘
自可類奉矣

此意甚備大孝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

得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
公而以人躰之故為仁李公前所問蓋以仁字純就生
人之類而言某謂人字不當如此說而李公以為先生
公緊要在人字上今承批教復未之然某請畢愚見而
衷焉竊謂此改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
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躰字
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清寧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
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
其切於己故必以身躰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
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躰如之何而
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

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
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
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則
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
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躰公之所以為仁所以
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為義為禮為智為信無所往而不
通也不審是否

此說得之不然則如釋氏之捨身餽虎雖公而不仁矣
先生批答李公有云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竊謂比干
不止是一事之仁只說此一事見其有仁耳蓋此大節
目上不昏昧則是性綱已卒其餘自可類從然詳夫子

所以許之之意蓋亦重在此處以是為生而於全德無所妨故耳固非謂止此一事有仁而其它尚有不仁處亦非謂全軀渾然無闕而不容止以此一事偏指之也故此三仁之仁與一事之仁固異而與合下來全仁者亦自不同先生答李公又云吾之所以為心者如何而能無入而不自得須要理會竊謂須是知止有定然後無入而不自得也

得之然亦須有涵養工夫也

呂氏孟子惻隱說云蓋實傷吾心非壁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身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勉強所能此所謂皆吾身皆吾心者亦只是以同一

理言之否

非但同理亦同氣也

心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至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為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軀則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即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軀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軀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里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實而無

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貫動靜一顯微
徹表裏終始無間者也人惟拘為陰陽五行所值之不
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為之累於是此心始
陷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
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此心而常為一身之主者必
致知之力到而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
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跡所與天地同大者皆以有
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
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
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
乎上帝而萬里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

妍蚩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
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
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跡存一本而萬殊動
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身常涵用用不離身身用
渾淪統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
全符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於心事
物之來必精察乎善惡之兩端如是而為善則確守而
不違如是而為惡則深絕而物近先主并亡去也亦庶幾
不苟於致知而所知者非復泛然無切於事理不苟於
誠意而好善惡惡欲無一豪自欺之意敬守此心無
敢怠物課功計効則不敢以為意焉如此則力不知如

何

知至只是致知到處非別有一事也但見得本來合當如此之正理自然發見透徹則所知自切不須更說確守深絕而意自無不誠矣

傳之二章釋自新新民而結之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言皆欲止於至善也蓋字致知以至脩身無非所以自新也自齊家以至平天下無非所以新民也凡此入者誠大孝之條自然必曰止於至善者深言擇善不可以不精耳夫善一也有至善則有未善先注改云所以言擇善之難如此過則失中不及則亦未至于中宜其應事接物之際固有欲為公而反遂其私欲為義而乃

循乎利厚薄輕重泛然而應不得其當是皆知之有未切也補亡之章謂用力之久而一旦廓然貫通焉則理之表裏精粗無不盡而心之分別取舍無不切是必加之以積習之功庶乎廓然貫通然後可以言止於至善之事苟未至此則分別取舍於心當如何

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仁敬孝慈之類

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人之所不能無者然有一于此則心不得其正何哉蓋此心不可以頃刻而不存苟喜怒哀憂懼一萌于中則心有條累不特不能帥乎氣而氣反得以動其心矣故當忿懣之時唯有忿懣而已既以忿懣為主尚何心之可存恐懼之類莫不皆然聖人於此

深欲孝者常存此心無少間斷喜怒哀懼猶不可有而
沉於曠蕩外馳邪僻妄念以為此心之累者乎故曰心
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矣以此意躰之如何
有喜怒哀懼則四者之發不得其正無喜怒哀懼則四者
之發何不正之有

絜矩之道推已度物而求所以處之之方故於上下左
右前後之際皆不以己之所不欲方長之所以不折胎
之所以不殺歿之所以不夭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
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歿者耳一或少有
害焉則天理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
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倒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

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
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為之周流貫匝無人欲
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
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
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躰然後有是
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
地同大之躰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王丞批此篇後截
稍近又曰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
誣也今且當論心躰便一向與性與天衷同說去何往
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也 可亦自可見更宜涵養躰
察渾再思之躰與天地同大 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

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
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
為躡感而應者為用為切實也又齊聖賢說話如平常
然此二篇辭意恐皆過當時望正之

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泳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
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
傳得夫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
盡矣

答陳安卿

知在王丞處甚善且得朝夕講孝有商量也昨所寄諸說
久已批報但無便司寄今并附還又堯卿一紙煩為致意

達之也前此所問主祭事據礼合以甲之長孫為之乃是
若其不能則以目今尊長攝行可也如又疾病則以次攝
似亦無害異時甲之長孫長成却改正亦不妨也為僧無
後固當祭之無可疑但宗祭說未暇細考後便奉報

答陳安卿

淳前日疑大孝或問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若
已無甚間隔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
四者淳竊謂真能知所止者必真能得所止而定靜安
慮上下一以貫之當下使一齊都了中間實無纖毫間
隔乃聖人地位事也 上文若已無云者其接異知所
止必得所止之意誠為快然既曰無矣而又繼以其著

則是亦有些間隔而不甚多之辭也恐其字與無字又不相應否然曰所以欲將若已無字換為非有字若之為言似也雖似如此而其間亦有少過度處也健步勇往勢雖必至而亦須按步略有漸次也

孟子所謂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而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為一表事即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後又精熟底事耶夫三者固不容截然分先後然就其間細論之亦豈得謂全無少

別

知性則知天矣擬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

一之寄問誌右之制在士庶當如何題温公謂當書姓

名恐所未安夫婦合葬者所題之辭又當如何

宋故進士

或云某君夫人某氏之墓

下略記名字鄉里年

歲子孫及葬之年月

一之卜以三月半葬并改葬前妣祔于先塋以前妣與其先文合為一封士而以繼妣少間數步又別為一封士與朋友議以神道尊右而欲二妣皆列於先塋之左不審是否然程子葬穴圖又以昭居左而穆居右而廟制亦左昭右穆此意何也

一之所處得之昭穆但分世數不為分尊卑如父為穆則子為昭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周室廟制太王文王為穆王季武王為昭此可考也

明器亦君子不死其親之意

家不曾用

答陳安卿

太極者天地之性而心之躰也一元者天地之心而性情之會也陰陽慘舒者天地之情即性之流行而心之用也不審是否

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更以此語參看

前者納去心說後來竟得首語說天心不的當今改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不知是否

改得語意全備其善

先生答妻父鬼神說云所謂非實有長存不滅之氣魄者又須知其未始不長存爾廖子晦見此謂長存不滅乃以天地間公共之氣躰言之淳恐只是上蔡所謂祖考精神即自家精明之意耳王子合以為二說只是一意若非公共底則安有是精神耶不審何從

上蔡說是

竄鬼二字向聞先生說發用處是竄定處是鬼記事處是鬼小兒無記性不定疊皆是鬼不足又先生答梁文叔書謂鼻之知臭口之知未鬼也耳目中之煖氣鬼也淳竊以為竄不離氣鬼不離躰鬼則氣上一箇活處其所流行而不息發越而有生意者也魄則躰上一箇精

處其所真實確定凝然而不散漫者也

竄魄且如此看不須更支蔓

言語間未能無病久之自所見得失今不須苦求也

與王丞論者則太支離矣王丞說竄即是氣魄即是躰却

不是須知竄是氣之神魄是躰之神可也

佛氏說地水火風亦相類

之不受日先處其魄也故十六以後謂之生魄其受日光

處則其陽氣之明也故初二三以後謂之生明蓋日月只

是陰陽之氣非實有形質也

明道先生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舊認作

未生以前天理未有所降賦時近思此說恐幾太過人

既未有生則不得謂之性也明矣更何待如此言耶疑

此所謂以上云者似只說其從未感物以前至於所以

生之始云耳恐非離人言天虛說未生以前事也

此說費力恐只合仍舊更思之

赤子之感於物有天然發處有發以人處如啞鳴震悸

則天然之發也如飲乳轉眄孩笑者則發以人處也人

又有人之天處有人之人處如良知良能人之天也順

情則喜逆情則怒凡其嗜好則人之天處也

所以感者皆從外生所以應者皆從中出

靜中之知竄伊川以復言之乃其未發者也然先生復

卦贊曰生意闐然具此全美又曰有苗其萌有側其隱

又似有生意何也嘗思之羣陰固蔽之中一陽之萌生

生之心就本位上已略萌茁其端但未到發達出於外

耳是所謂闖然者在人則為萬事沉寂之際其中虛靈
知竟有活物者存即此便是仁者生生之心就生身已
微露出其端矣但未到感動出於外耳是所謂力茁其
萌者與伊川說無異惻隱則又在茁萌已後乃已發見
處達而為惻隱也若以時運言則五盡子初為復以月
運言則晦盡朔交為復日以運言則黑極而微露於東
為復在人言則赤子初生者復也以神識言則神初發
知者復也

闖字後來亦欲改之但未穩字耳茁萌惻隱却是正指
初發處日運以下有說得太遲處更消息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大全集卷五十七

